

夷

堅

志

夷堅三志辛卷第四十五事

伊憲文命術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教與夏羗戰立功至指揮使坐所部兵不戢為寨主捷治祈天性寬仁御衆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掛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祈笑而不信問士曰有子乎曰有兩個兒子頗習武藝遂出長子庚申視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看次子又曰

疑戈

熟

此尤勝前者生當封王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
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將亂
吾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祈竟以戰歿二子
延恩得官長即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即璘太傅
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太師極品

巴陵血光

建炎四年五月武陵陳革叔尹自巴陵州過洞庭夜
泊青草湖金沙堆岸是時兵戈震撼群盜如蝟一更
後鄰舡聚話間遙望東北方火光亘天照耀湖心上
下一色皆謂岳州又遭賊熟既而此光迤邐轉東南

去明日商客從城內來言天上昨夜血光見方星虜
犯湘沔北還而鍾相孔彥舟遭火星劉超彭符各擁
衆數萬徧行寇毒一遁生靈糜滅殆盡鍾相者邵陽
人苦呪水治病好作神語人呼為鍾顛又稱鍾老爺
時已昏耄特為其徒愚弄遂據士大夫家伊氏女為
妻未幾為彥舟所敗抗其父母妻子彥舟詭言效順
檻送長沙以明已功揭榜文曰天大聖楚王鍾相為
皇后伊氏偽太子昂並凌遲處斬於攸縣餘黨楊太
子兄弟最幼湖石人目為么子握龍揚瀨湖作過至
紹興六年岳武愍公討平之妖沴之氣上千星象淑

七年乃息

孫致思

江陵孫致思得之龍圖閣學士義叟之子也宣和中
為鴻臚丞在京得風疾兩足俱廢既歸鄉里當建炎
擾亂潰兵李忠孝聚群盜劫掠城市孫氏所畜金帛
已為先至者盡取繼至者無以給其求舉及斂斫之
其一盜忽從中出救護曰此我舊主人也不可殺遂
捨去皆致思顧救已者謝之且言懷抱病拜不得不
知將軍為誰何處相識而一旦施仁恩如此其人叙
陳本初乃龍圖通判衛州日虞侯也又扶之下牀曰

後隊至將放火定燒此屋須急避之引從後門出致
思危怖不覺起行數年疴疴不樂而失旋赴吏部叅
選施果二州通判而終

李昌言貪

隨州人洪山崇寧保壽禪院以奉玉泉祠之故受四
遠供獻寺帑之富過於一州紹興二十年郡守李昌
言資貪凡百須所仰盡取辨焉僧不堪命有震濟菩
薩道場者開山祖師也士民莫不施敬李獨慢侮之
竟以罪罷歸荆南之松滋會江水暴漲家人奔徙以
避李輜重頗多戀惜不能去縣官見水勢泛溢具舟

昇

往救李伏于屋梁上自言曰吾平昔所儲蓄者在是
勅告亦在是寧隨流而沒決不可捨俄有一籠浮出
波面李顧舟人曰此吾勅告也天實昇吾急取之既
登舟猶癡異他醫盡出水忽從後衝斷隄恰所據屋
悉遭漂蕩李雖全家免墜魚腹而橐中空空然數年
間仕亦不遂而卒

武陵布龍帳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三
年郡豪相率建黃籙大蘸以祈福就天慶觀道堂設
位父老鄭園持水龍布帳展挂于堂此帳本富人萬

十四郎家所藏百年有餘矣其後生理陵替田業財
貨悉已蕩然於是典帳莫肯肅其直有蔣三郎者夜
夢龍繞庭柱驚起不寐旦而萬生至門歎為神異以
錢五百千質之鄭園借以供事香火未施堂上陰風
震動燈燭俱滅坐立者毛髮寒聳舉体森顫亟命捲
還之帳不知為何人所畫其神如此黨用之請雨當
可立至今不知在否也

昂州寺藏心木

昂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
藏工費鉅萬既已辨集唯患之堅良之木以為藏心

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須葉
壻陳秀才因過沙頭市寺長老來訪燒香點茶起白
之曰老僧之來他無所求願得此木以濟用陳許之
但云方栽揀秧苗之時斫伐挽曳必將大損矣收穫
畢功敢不聽命長老曰既蒙尊諾自無所慮即展搭
坐具向空作禮祝曰大風吹一樹萬木不同枝遂揖
別而退至夜半顛風忽起桐連根拔出仆於閑地苗
末曾不少傷於是斷中幹為藏心餘枝柯為神像木
色正赤有汁如血其後亦懼煨燼今報恩光孝禪寺
即此刹也樹拔之後穉桐徧滿生谷老莊僕陳四翁

言皆向來削木枿所生者

宜都鉄冠

峽州宜都縣弓手向宥少年時為清江渡遇一道人
戴鉄冠容狀奇偉宥敬而揖之即問曰汝欲何如變
身名宥愚下無所識知但曰見其伍長為可慕荅之
之曰願做一個頭月公人耳鉄冠咨嗟歎息久乃曰
汝作公人到頭并與縱言未來事其後歷歷皆驗既
而能信口成一小詩言談憂與昔別作尉及令者更
數十負無一人能稍加異顧老而罷役題詩於荆山
鄉明月洞曰誤了先生三十春却來明月洞中尋如

悟矣今却見先生面改了當初一片心是時蓋已誤大好
事者題其事于縣驛所壁上

觀音寺道人

衡州栢方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行者用五更時
登樓聲鍾見兩道人於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覩而爭
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求藥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
棋子使吞子驀然不見黃素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
敵部使者兩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屏從而學焉
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儕固已超絕及遣歸送
以詩曰自有棋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箇中一

著如教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既還寺遂佯狂嗜酒年
過八十乃終亦無他異

邛州僧

成都醫者劉公來夷陵推官陳莘與之從容因言邛
州一僧事云為亡賴士人脅持誣以不軌僧下獄受
鞠隨問即招承獄官測其非本情開以翻變之指訖
無異詞聞者譁訟其寃獨郡守不察及赴州入市殊
無惧色謂監刑兵官曰我聞僧人死必有倡頌少寃
頃刻之期可乎監者曰云乎僧曰我舉揚倩官人寫
出乃口占云宿業因緣人不知如今呼喚與同時今

生歡債償他了來世分明不欠伊夢幻色身從敗壞
閒田廬樹已生枝休休休也歸家去石女懷胎產一
兒云是宣和間事也

岳陽稗松

岳州城南有呂仙翁詩所謂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
世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至
建炎中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風拔樹無數此松
遂枯有道人過之折已仆一枝挿于傍呪曰彼處難
安身移來這裏活自是日以暢茂即今稗松也道人
者蓋呂仙翁云

白馬洞天

昂州緣羅市漁者張翁因往故里買舡蓬還至白馬
渡烟浪晦翳孤舟滅跡兩岸人多識之驚呼云張翁
落水死了且報其家妻子奔視以為溺死明日發哀
招魂經四十九日命僧修設斷七道場翁忽自外歸
顏色如平時喜笑自得妻問之荅云初舉棹抵渡口
恍然迷津茫不知為何處唯隱約見二釣舟前行隨
之以進其一人謂我曰汝得無飢否即取小紙裹內
若粟一撮者置釜中挹水滿注拾燒殘斷薪一吹即
燃頃刻湯沸香氣異常招我使食又曰豈不欲歸乎

曰正所願因指諭曰從此去到前面白浪處終聞水聲緊閉眼切不可回顧便可抵家矣如其言得歸始知誤入白馬洞天也知桃源觀道士未洞真說

李主簿及第

澧州士人李蒙紹興十七年與辰沅靖州舉子會試於武陵未引保間夢省榜到省元曰李用之又有人從傍言曰只候奉使回明日急取家保狀改名用之先是夢已兩請文解其友謂之曰彥發已是得解舉人若更今名則遽捨前來舉數似為可惜蒙斷然不疑及秋闈揭榜用之預薦來春省試邊知白侍郎方

奉使金國歸遂知貢舉盡如其夢有神道人者善相
留詩四句與之云道成元未是再至却須成但看西
行日歸來一餉榮是歲於王佐榜登乙科調潭州善
化主簿之官三月而卒一餉榮之兆其亦淺矣

管先生祠

管
魏管輅本平原人今鼎州永壽鄉周家市細草岡双
堰下有古松栢相傳為輅之墓其側坡嶺上有祠
堂榜曰受先生祠神位下一碑石文斷缺正叙譚縣
尉夢事云譚長沙人在布衣時夢一大丈夫來訪曰
吾姓管名輅所居在武陵為婦女當道妨碍出入君

異日策名當仕於彼願為去之覺而異焉謹書于冊
已而登第果注武陵尉既到邑未暇詢其所在因村
民訴堰水不平縣請往定驗道中憇一祠宇見神像
悚然蓋昔所見乃以其事審於里胥胥曰城下寄居
推官墓女在此廟前相去極近於是為朱言之朱亦
念其女魂靈必不安處遂徙於別地今不知幾何年
也

屈老娘

武陵城東宋氏婦女產辱所用乳醫曰屈老娘年已
八十余嘗以滿月洗兒宋氏姻眷咸在屈抱兒就榻

盤足坐凝然不動面色漸變視之已殂矣兒周時後
徧發風疹終夜常啼哭市有枯髀卜者以二十錢往
問之向香烟上默禱來意即取幅紙書一詩曰課見
時中有禍殃小兒紅點不成瘡欲知為祟何名字便
是當年屈老娘亦可笑也

孟廣威獼猴

政和八年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孟廣威者使湖
北官舍在武陵芙蓉館孟生陝人好養馬常蓄獼猴
於外廐俗云與馬性相宜其一最大類十歲壯兒陳
莘推官祖宅切相隣近家人當暑月納涼堂後庭下

此猴項繫鐵索隔屏牆勃跳望陳氏婦女昂其陰嘈
噴作聲有攫搏之意欲擊之慮或有傷必詒譴怒不
敢禦扞但一家皆驚走自是無問晝夜齧斷索偏歷
居人屋上往來尾多破碎極用為苦孟未有子忽生
男求乳媪甚急責訊牙僧且須資質堪采貯者諸僧
併力募方得一人至之兩月嬰兒熟卧衆婢出宅後
洗熨衣裳乳媪聞之亦捨去獨寘兒於榻少選歸至
房則兒項下流血死矣走告主母孟以為媪方盛年
志在為姬侍不屑哺乳故殺兒即縛送司理獄荷鞫
慘楚不容自明竟引伏臨赴市顧推吏鄧生言常向

陰府與爾索命遂受斬刑有老儒楊先生者時親見其事云兒項下有爪甲痕故指為乳母指殺憲廳老兵是時見一巨猫自房跳出而畏相勾牽不敢言思之乃是此猴耳未幾孟亦死武陵秋積陰久雨禾稻生芽朽爛首尾三年人謂冤魂所致案此媪捨襁褓嬰孩而出至於天喪不為無罪杖之足食處以殊死實為淫刑右十三事皆武陵陳華叔尹松溪居士徑上行錄所載陳以科恩入仕至峽州推官與上官不合拂衣歸

夷堅三志辛卷第五十五事

吳長者

樂平故老吳曾字孝先潔虔重義里社稱為長者嘗有異鄉客泊旅邸置傘于房外遂失之來見吳曰微物不足惜但貯五通神像奉事多年一旦屬他人道塗無所依倚知公長者能為我訪索乎吳即為尋覓得其人贖以錢三百頃之反命或疑傘頗重吳曰是乃神物所以顯灵耳衆既退持還客捧謝曰柄中實有金不意發落它乎願與分中分之吳曰是豈吾心哉君切勿言將使貪夫起不義之思乃辭去數年後

愛

復來仍致後餽吳曰使吾受財則曩歲已取金矣幸
無汙我客不能強命匠圖其像以歸誓謹香火為報
吳壽終於冗子大明官至將作丞二孫為監司郡守
曾孫周輔作士人

觀音救溺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
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覓音尤極誠敬紹
熙四年熙載來城中就館彭大任家五月三日與二
子謁歸僦石鎮航船當江漲洑漫望直而進三更後
暴風雨作折木發屋波濤沸騰篙工無所施其枝勢

已危迫熙載念父子三人寄命一葉駭浪中脫有不虞何以供老母菽水之奉即呼率同載齊聲恭持菩薩名良久遇一巨桑衆共挽之急以大綳繫于木下到曉覘之則在高沙圃中無所謂巨桑也午後抵家母出迎笑曰夜來夢一婦人報汝歸來不妄始驗佛力救助云

朱陳二縣丞

朱耘深道樂平石潭人招邑士陳定國訓其二子才英蜚英同學七八人以休退出遊迨日暮一人先反倦卧齋榻如夢寐中見兩黃衣卒從外至一扼其喉

一引其足聲不能出氣不能運正危殆之際定國與才英歸扼吭者驚曰兩縣丞至矣奈何奈何引足者應曰當舍此而亟避之耳才英見兩狗躍走如飛被崇者方醒二十年之後定國仕為大庾丞才英攝上猶丞

解脫真言

吳周輔灌圃之僕曰操全勤幹悉力夙夜不怠慶元三年忽不疾而死而魂魄精爽不離故處人往游者聞其警歎之聲與平常不異念其存日忠謹不忍使哉巫卻逐館客徐聖俞舊傳西天三載法師金總持釋

迦往生三真言其一曰唵牟尼牟尼摩賀牟尼
莎賀其二曰唵這啼律呢婆縛呵其三曰唵侶呢律
娑呢婆縛訶凡世人死而未解脫者或為誦之或為書
之無不獲應因勤周輔板印貼于操全止息之所自
此影嚮寂然

疾天祐病目

樂平席天祐父衮精于醫嘗從劉武忠軍中天佑家
用兵之勢一寓于棋遂成絕藝淳熙六年冬醉卧僧
牀賦一詩云霜侵古屋月侵窓撥盡寒灰夜未央伏
劍起看吳楚分將星今現幾分光俄得目疾經歲後

不復見物几十年自省元無大患何以至于此極一
夕夢一禿翁為其徒乞命席曰我病廢待盡不握死
生之柄胡為而出此言謝之使去翁曰若能寘念目
青可廖翌早見漁人負擔過門問其何物皆蝦蛤螺
蚌之屬也頓悟夢告悉買之使童縱于江中双目已
有明意歎曰夢豈欺我為善愈力才數月眸子瞭然
天祐醫術不減其父慶元三年邑西周恂病風人皆
以死証其邀視之祐曰左以癱右以緩何計之可為
幸猶早一月大藥尚可及也遂探囊出三藥指其一
曰服此一句口當能言指其二曰服此一句手且能

運棹指其三曰服此一旬足且能移步俟三者既効
當別告汝恂妻奉所戒盡如其言復迎之求所謂常
餌者笑曰吾技止此耳病勢既退但調和氣血以平
之恂意其有新扣請不已天祐曰果欲知常餌乎汝
出入公門當用方便一味切忌鬻獄舞文貪顧財物
此神仙上方能常服之則疾永不作矣恂頓首受教
旋執役如初一日相遇于市恂曰感君再生之恩恨
無以報如縣道有使令願効犬馬天祐責之曰汝忘
我語故態復發耶恂愧謝而退

梅溪子

樂平湖口人汪經少時夢所居後池中有龍將升空
惧其為業覓物捍之遂跨其背截其首將之以歸驚
而寤悸汗被体其父詢之具以告松切喜焉經自七
歲知專志讀書性亦開敏意將來必成偉器未幾有
一道人至踈眉秀目頎然而長衣冠裒博自稱曰梅
溪子姓宇文氏梓潼人精于太乙數且善圖夢父因
以龍說語之顰蹙曰乘之吉也屠之次已但携首而
歸立身于卜筮耳昔吾之師投告術不許妄傳惟云
東行逢三已則付之當登一世之龍門吾不得其旨
今君之子殆符三已之讖乎父呼之前道人一見即

摩其頤曰真吾弟子也出言一篇與之他日藉此翔
游公卿間不可謂之無所遇也坐頃之一突告去不
復再來汪父雖甚嗟異然期厥子以學問榮家不令
留意累年後經為俗故所櫻浸廢學方閱其書了然
貫通不假指教遂用此板成家所謂三已之兆不曉
其故也

目老治痢方

汪經既以術顯與邑士徐聖俞厚善慶元乙卯重九
日相遇于村店臨別曰後二年當復會于縣中正恐
不能從款尔徐怪而詰之汪云尊夫人星數到彼時

必有臟府之疾當逢異人而安及丁巳歲就館縣市
士人家汪果來訪閱兩日得僕報母患痢母年七十
六矣正憂忡間崇聖長老慧月聞之急抄一方來其
方用櫻栗殼七顆烏梅七箇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
而甘草七寸炙其半生姜七片煨其半黑豈四十九
粒炒其半同一水大盞入小罐內文武火熟煮而飯
之徐即買藥奔歸及家已三鼓立治藥一服痛止再
服脫然

葉武仲母

葉武仲母死經年適樂平鍾德茂家啟九幽蘇許外

人附慶葉買紙衣一通詣壇下主醮者程國器為祝而焚之俄夢其母來曰感汝化衣但我衰老無力為強悍者奪去容色甚慘葉寤而悲泣復扣國器令別具狀判監醮之神及當境地主分明取還立俟報應其夕再夢云荷程法官理還衣著極齊所欲幸為我謝之程自此道術頗振

汪季英不義

大庾丞陳定國女嫁樂平人汪季英汪顧其資送不腆心殊弗愜已又誕女愈嫌之出游郡庠陳氏病遣僕屢促其歸暨抵家既棺歛矣喻月後汪行萊園為

異蜂所螫痛不堪忍因卧席婢子察視證狀謂全與
崇陳無異亦常見陳在側汪知為所崇發怒舉柩聞之
時定國為應城主簿或言婦翁尚存聞之不為便汪
悔悟然已無及境以蜂毒死定國滿秩歸妻曹氏夢
女來別曰不義者即投之憲網我以已別議婚相去
近幸勿悲惱次日其鄰蔡氏婦双生男女各一人

歷陽麗人

歷陽尚不疑乾道間從文縣尉官所歸掃墓目留飲
鄰家出已福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仍為
控取頃刻到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

延客分庭抗禮若平生為坐定諦觀其容貌之美服
飾之盛真神仙中人為之心動少為張宴奏樂麗人
捧觥致詞曰累劫同修真數未合今夕獲奉從容為
壽罷即登榻編帷甲帳目所未識遂講衽席之好拂
求旦永還麗人慘詰曰郎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

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為期為曰大人性剛嚴討
已願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辞去揮涕送之曰來日
酒當有書問俗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牀帳具酒
散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為接從此每夕輒至商確
古今詠嘲風月雖丈人才士所不逮但戒為曰我非

凡流得侍巾櫛皆夙音福分致然或輕泄天機必為
大累予亦將不得免凡哉餘父母訝其疋瘠扣之不
言家人或有覩者母密告之云頗知汝有奇遇吾正
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必真物食之當成疾試輒一
器示我為不敢隱與之言麗人曰此無害即今持燕
羊一揅往母嘗之非偽也父絕以為憂值道人屈先
生來自謂精於天心法備白其故屈曰魑魅罔兩何
足驅除縱島洞列仙而誘人為淫泆之行吾亦能治
之遂索線數十丈以針串小符於抄藏諸合中祝為
曰君甘心妖惑死期將至未忍汝問俟彼女去時綴

紙貼於衣裾任其帶線而進耶資一笑之適為如所
戒明日屈先生使訪測野外有巨蟒死馬尸橫百丈
其符宛在鱗甲間為洒然如醒徐聖俞婦弟自淮上
主談其詳

螺治閉結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澀不通五日腹
脹如鼓同輩還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
慧月相善遣信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
異客風姿瀟灑出塵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起走
如此月曰一善友九患閉結勢不可料急欲往問之

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探一大螺
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監半七和殼生搗碎置
臍病者臍下三寸三分用寬帛紫繫之仍辦觸器以
須其通月未深以為然姑異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
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它策漫使試之曾未安席
者然暴下醫愧嘆而散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熊後
十六年乃終白石董守約以脚氣攻注為苦或教之
槌數螺傳兩肢上便覺冷氣追下至足既而亦安

攬事游師姨

樂平大東閨外一尼姑俗呼為攬事游師姨不詳其

所以來日携一竹簪入市為隣左百家買一物自一
目錢兩錢至于千百粉餅針縷果料蔬菜其項日纖微
未無不一一記憶反而付之不少差元來嘗責報雖風
譽雨寒暑不輟賦性和易人甚舉之無喜色詆之無愠
偏色凡往來累年一旦偏詣諸家告別不疾而終瘞于
歸仙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啟其穴視其骸乃金鎖
子骨也少枕挑之凌空而去見者嗟嘆皆悔悼其生
存時不能識也橋因是得名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

晚出游逢一士人風流醞藉輒相戲狎隨至其室通
與同寢家人有覘見者就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
持吐舌於女唇吻中盧大驚拊几呼諭之女笑曰尔
何言之謬此是好士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役賤
愚工匠之比柰何反謗以為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
中江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
張其勢蛇睚睚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愈力
女怒告曰無貽我思人舉衾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
度其無能為用絕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緋衣高冠
十輩分東西立雜擊銅鉄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拽

蛇而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象斫蛇
碎之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
死於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
始平

此卷皆徐熙
載聖俞所傳

夷堅三志辛卷第六十五事

玉山陳和尚

信州玉山縣務林鄉下岩寺童行陳生年十三四時因出縣市還至中途小橋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雖風骨軒昂而身負瘡垢陳雖庸下無所知然一見心異之即加礼道人若素相識者笑謂曰汝行路多少曰三四十里矣曰如是當飢餒已儲一物相待探懷取油糍兩枚與之陳接食其一頗喜至其次粘二炙齏甚腥陳不以為嫌略加洗滌亦食之俄便別去別覺步趨輕捷心神頓清自是遂能言未來事遠近有

雨

請無不敬信共買牌為削髮稱為陳和尚凡境內水旱疾疫舍之禱輒應鄉人當三伏間而期曰某日某時不差刻至有陳佛之稱乾道九年七月間縣大旱士民投詞於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於民情勉從之而終不信也齋場既辦請之曰師能知何日有雨曰明日申時但須至誠齋潔方獲感應已而不然丁咄其惑衆將寘于理陳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仰望膏澤以蘇苗稼長官獨革茹自若為民父母如此顧歸咎於我哉丁曰何以知我革饌曰今已食醵鴨卵尚餘其半庖僕亦不敢吃見在厨內罩子裏吾言

不妄丁悵然自悔願容洗心懺謝重建三日道場不知可致雨否陳曰試看三日外如何及會散僧退暑氣正炎忽片雲起西北雷震一聲登時傾注周一晝夜方晴

王一妻

建康農民王一以慶元三年四月往近郊種禾其妻持午飯盂之去田所不遠忽為大雷雨迫遂不可逃避飲食器用一時漂散少焉開霽王望見就視之妻自腰以下陷於土窖中卒不可起急呼在田者并力鉏掘而四傍浮土隨即擁合無計可施或教使用芦

席草縛一舍蔽其上又為旋風捲去妻面黑如漆扣
之不能言與之膳飯不能進但嗷嗷呼痛而已後一
月樂平商人遇彼正見之今不知所終予志載地陷
不孝于王妻之惡從可知云

五色鷄卵

信州五通樓前王氏專售荷包燻肉調芼勝於它鋪
乾道六年正旦日報曉鷄忽誕青卵五枚如彈舉家
驚異以五色絲為袋盛貯置所事神像前益嚴香火
之奉自此家業小康

故婆現夢

樂平平市民胡百一夢亡祖母在堂上如生時呼與
言曰我前面有幾人在生積善到地府不受苦辛自
有持香花接引送好處安歇者逐日根問並無分毫
公方若積惡者到便打縛送獄與縣道不異那裏大
段怕人你那聯有說話如何了得我次第恰有去着
只是要錢使可分明說向耶道語畢騰空而去百一
之父仲仁以接攬輸納為生無善譽百一不敢談所
夢時慶元三年十月初十日夜後五日仲仁無疾而
死

蔣山長老師

建康犀皮塘杜屠妻以淳熙五年懷孕數月於左肋
下生一癰積日漸大不痒不痛杜生屠沽小輩亦不
求醫凡十月而潰生一男皮肉即合腹孕即消兒晝
夕啼叫不止蔣山長老夢其本師來云我已在犀皮
塘杜殺猪家出世汝何不來看我長老次日率衆往
乃問脇生之異知非常兒也令抱出觀之一見便笑
不復作啼聲長老云如果是吾師當受我拜不然便
拜殺你遂展坐吳對之稽首作礼而退兒笑睨而已
後半歲其母與夫訣携此兒入山家乳養今二十歲
復為僧形相全類布袋和尚未暇問其法名也

右五
事樂

平游士孫
千里說

胡廿四父子

樂平永豐鄉民胡廿四開旅店於大梅嶺乾道元年
冬弋陽某客子獨携包復來宿至夜買酒邀胡同飲
詢問麻價胡亦添酒報之客既醉出白金兩小水授
之云明日煩主人分付糴麻打油歸鄉轉售胡甚喜
曰此甚意一朝可辦且飲酒起語其長子曾一曰好
個經紀汝便殺一隻鷄討好酒來更吃兩三盃我佯
醉先退汝且陪伴他直候他爛醉了却做計較客雖
怪其數起又父子昵昵耳語無期度極用為疑慮有

見謀之意然無由可竄免未幾客酣醉不能支持胡
先於後園傍樹根掘深窖續入房以巾縛客口倒曳
寘窖中生理之築土平其上畧無知者自是來宿者
多驚魘不安至七年春和全家染疫里巫拯救不効
胡父子疾勢轉篤夜語鬼語巫覺其有寃對俟曾一
小間情扣之曰汝父子必是曾做心事既到此如何
諱得但隨實說向我當為汝作一道理消禳胡始備
列曩愆且言惡事實實不可做方未病前夢鄉人迎神
過門此客哀哭出訴仍引土地為證神大怒命收下
我父子魂魄候申奏施行今万無可脫之理願法師

勸世人以我為戒。縱使人不知。虛空豈無神道。遠不復語。才三日相繼亡。邱元明說。

張時鴨洪勝鷄

婺源張村民張時所居臨溪。育鴨。鴨數十頭。日放溪中。自掉小舟看守。歲收。邇四五千顆。慶元三年春。忽得哽噎之疾。不可復出。命其子代之。數日間。一鴨羽毛聲音。旋改。俄變為雄家。衆以為不祥。擊殺之。剖其腹。所儲。邇猶有細者累累不絕。張時亦亡。同村人洪勝。是年春。北鷄誕十一。雖內一黑者。稍大。仍生三足。旬日間。能鳴。自啄。不隨群。隊外人來求者。紛紛其家。

不與日餘碩太過母一日翔空而去

程法師

張村程法師行茅山正法治病歐邪附近民俗多詣
壇叩請無不致効旁村新定人唐聰暴感疾招使之
隨即平復時已昏暮程欲歸聰父子力挽留待旦不
從而行一更盡到孫家嶺月色微明值黑物如鍾從
林間直出正前圓轉有聲若與為敵急誦呪步法畧
無所憚漸漸逼身程知為石精遂持那呪火毬呪結
印化唱云袖將輒客罔兩敢當吾前可速疾打退俄
見火毬自身後出與黑塊相擊久之鏗然響迸而滅

火毯繞身數匝亦不見時山下住人項通舉家聞山上金鼓喧轟如千百人戰聲與其子姪遙望唯見程兀立持誦寂無燈燭就呼之乃覺即拉之歸宿心志方定自是不敢夜行

王發猪

石黃坑吳漆匠義子王發家猪生十二子身皆虎斑文或三足或兩足或一足或無足畧無全体其家惡之縛而沉諸深淵而貨其母猶憂災禍忽作後亦無他事

牛頭王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有畢應者專意屠牛每與人
夸說所殺至千頭矣死後須得做牛頭王漸老不能
操刀而聞他處宰剥必往觀之喜見顏色蓋其天性
嗜殺致然一日歸自廬嶺為牛群所逐登木轉避牛
爭奮角抵觸未絕斷折哀呼乞救衆牧童奔趨鞭退
方得解脫厄到家即卧病覺寒不可支舍其子生火
起灸繼又發渴索酒子自提餅出沽傍無陪侍疲困
已甚倒身火際誤伸左手真焰中元不自知子從外
來連聲叫喊始醒初不言痛至夜乃云有金甲神人
來與我說曰欠一斤還一斤欠一兩還一兩殺物命

疑障成業陣當初擬做牛頭王而今果報自身上自是不
復語但時時拈瘡上肉虛空與人肉盡見骨又月餘
乃死

宋毅見亡父

婺源宋毅之父沒已數年一日往曹谿視田還抵後
安橋有親戚邀飲酒出時夜半行次梨木嶺忽覩父
從嶺下至與之言云項十在前面帶一鬼來同打汝
可自着便宜急將所拄杖去做準備我却尋訪捧手
項超共救汝父隨語而隱洎嶺後見兩鬼持棒來心
甚畏之遂輪拄杖彼此相擊未覺勝負間父領項超

到併力痛打良久奔走父與超送穀歸及門乃不見
穀病六七日方愈右五事皆張行父說

張士儼

延平張維左司前妻羅氏生二子曰士儼士儼繼室
宗氏亦二子曰士儼士信更迭幹蠱宗氏有憎愛之
心歲終鉤絞必於仝儼推索毫毛淳熙三年冬儼補
官宗愈不平會得其虧折數十緡事大怒杖之并及
婦曹氏二人恚憤左司被召命挈家行儼一房獨留
遂與曹詣岳祠禱訴後赴婺州比較務八年春招妻
同僚會散坐書院中命僕熾炭累至五十斤猶不愜

意家人疑其異常俄若有所覩發狂大呼父姓名云
士憫本心等義連聲弗已父泣拜其僕求救將自投
于火妻子驚駭控持走出報同官畢集解釋弗省憑
高則擬自墜達器刃則擬自刎百計守護窮日之力
不敢暫捨同官扣其妻乃知禱詛二親之事使白于
左司貽書婺守蕭侍郎俾尋醫去未還家數里聞左
司病卒曹氏同一男一女相繼皆亡憫一切如常人
服除調常州庫官到任而卒

操執中

建康城外二十里鄉豪民操執中貨業本不豐而善

諧結府縣胥徒以為囂訟地里人望而畏之所居近
處有田百畝皆已為己有唯甲氏一丘介其間頗為
妨碍屢欲得之而未獲一日告家人曰我有計矣候
栽禾之際先命數僕掘開田塍盡插挾稻合而為一
甲氏必來責問但加打逐須它經官理訓可也既成
訟縣委官驗視吏納賂甲受其曲甲曰我亦不復爭
只願天開眼數日後操往瞻顧有得色俄烈日中黑
氣四集震霆大作僕一切驚仆移時方甦操既死於
田坎得休焦灼急報其子來見所掘塍盡用物標誌
皆操所執涼傘骨也或試拔檀極力不能動子即時

運玉增築以還甲氏然後仰空哭請乞賜父尸歸塋
此徐允恭所說樂平梅浦胡氏侵兄田遭震亦以傘
骨分界見於三乙

朱聾三八

石前嶺上民朱聾三八者本姓名曰汝亨時專宰牛
慶元四年春病頭痛死半月後僕張廿三自田間因
歸夢與隣民吳廿一到洪季韶門見鬼率用麻索縛
朱過渾身生毛成牛止留面目可認口鼻流涎據地
汗流猶顧張吳相揖曰亨時緣生前造業今日果報
當受屠割已有去募人買由吳方交語見一長人從

嶺頭來朱指示二人曰此便是分肉者雖當時不見其斲斫之狀然携肉去者紛紛一媪言是白石人亦買一斤許三嗅之擲於案高聲叫云既是人肉又且臭穢如何吃得張遂驚寤李韶云吾人所居乃身時舊屋元有大桑木一株身父四十翁存日殺牛千頭皆繫之木上久已枯倒矣

金客隔織

樂平人白承節淳熙初監蘄州蘄口鎮市客金生抱服束帛每出入鎮宅甚熟一日酌量既畢束縛物賃頓几上閑談市井中事問荅頗久出酒炙餽食之所

坐處靜僻白竊取其邵陽陽纖兩匹藏篋中胡妹婿
自外至適見之謂與為戲耳客饌罷徑肩中所齎行
次日點聞不見亦但疑宅人故相惱不深介意至暮
乃以為請乞為詢究白怒曰我固卑貧正是本鎮官
如何檀誣做賊我只有一子實惜如命若果取汝足
帛須是與他裝死客翻遞謝收淚去還家數年後其
子夭逝母石氏痛之極空篋中以為歛兩隔在焉胡
家婿來予見而歎息未幾白亦卒

此卷皆
吳之傳

夷堅三志辛卷第六

夷堅三志辛卷第七十二事

舒權賢妾

淳熙十二年孫紹遠稽仲自鄱陽守除提舉福建常
平將歸吳中過建康已與諸司別而監榷貨務舒從
義以故舊留飲時當七夕妻亦同坐舒新買美妾甚
嬖之妻頗嫌忌思所以去之未能也孫於席間極稱
獎歌舞之善妻因言即中幸顧盼此妾能滿引一巨
觥當輟以為贈舒錯愕失措而家居建陽念孫方為
鄉部使者勢難沮卻既飲竟命妾再拜侍側席罷送

赴津亭臨去告之曰汝好服事新主公所以衣衫冠
珥之屬明日續以往孫登舟夜向闌明旦風順舟師
遽解纜掛帆舒僕至無所及遂追路抵丹陽妾見僕
泣曰我到此家相待只如庖婢等豈堪久駐僕還白
舒愴然即告假于摠鄉乘小舟而東到平江相值泊
於孫舫之左孫適出謁妾望故主來逕登其舟悲叙
所以俄孫至怒其不待我而擅去遙加叱罵妾躍入
水急拯之冠履皆脫衫袴沾濡如狗孫令兩兵捽詣
府通謁太守丘宗卿以為請丘慰解之曰妾無礼如
此俟君退當痛撻之孫雖登車只潛伏客次丘喚杖

將蕪妾：顏情不怯，恍曰：乞給一幅紙，使得供吐。上與之妾，自能書云：奉臨安人父亦有小可名目，為舒肖幹以厚價買來，尚未一月，遣去孫郎中處，忽見故主喜而出迎。正欲跨過舡，不覺為風吹開，以致墜水。念元無罪犯，何肯輕投死地？若以為過受杖，不辭止請之，壯其言，辨但以付女僧家，而呼其父擇婿嫁之。此妾蹈地死如歸，視官刑如談笑，固非籠中物也。舒初時求假三日，既留連不已，反遭劾罷歸云。狀曼老說

餘千富室朱唐卿居于縣之明湖中堂窓外有大石
高廣數尺許紹熙壬子春忽躍入室震響駭人時已
暮夜無敢出視明日觀之窓櫺鑰元不動而度石之
重非人力所勝朱無計可柰自此妖恠百出使初若
穿窬之盜必用錐穴地而足跡長尺餘然未嘗成竊
一物久則白晝縱橫語笑于梁飛擲器皿童婢或見
之狀頗類人但軀幹開短試置膠膝於戶限以驗之
所沾皆獸毛長如適值必遭毒擊往往怖泣憂驚唯
朱能與之角敵或不見其形而空中挺刃翔舞似有
魑魅憑附未嘗以二更出有毛臂從後擊其足賴手

庖操馬箠揮之乃解經數日危婢夢有告之者曰我家
婆，被馬鞭打損了怪暫屏跡歷四十二日復然朱
祈逐脩極悉不効聞王隆官道士魏真人者負道行
精治邪孽走僕其馬幣邀至注書章奏

上帝拜伏三日夜方起怪出沒自若唯不近魏左右
魏既寤無他言但言火星入命須周三歲可已鄉士
姜圭玉習雷部法為置壇案當午震雷起庭中屋外
古木大數圓火光迸發立成焦蛇虺蜈蚣無限皆死
而異境終不息訖滿千日渙然平寧朱氏數子業儒
雖遭此撓卒無恙令益富厚云

熙氏石獸

餘千萬春鄉熊氏家有鎮宅石獸置于佛堂卓下多歷年所淳熙癸卯每昏夜之際内外人或見一大物出入迹之還至佛室而滅熊疑獸為怪慶難輕與為敵移往里中資福院暫往以避害變熊如初一行童膽勇多力持鉄鎚謹伺於間處迫夜出尾擊之即猝于地明日報寺衆共覩之腹内有五色紋及如肝肺胃腸之狀自此無所覩

城子塘水獸

萬春鄉農民朱七乾道辛卯早歲同妻往近村城子

塘引水灌田塘之延袤可二十里溉田千頃中有泓
澄之所極可受名曰何婆瓏視他處為最深而與朱
出田甚近秋日晚一物起其中如巨梁木橫山水上細
視之鱗甲照日光輝而色如黑漆俄陰雲四合將起
奮迅妻方懷妊驚怖急走還家呼老幼聚觀蓋龍也
良久乃沒壬辰春朱氏一門病疫不遺噍類又二年
人
物大嬌升空傍近不覺而數十里外人見之殆長數
十百丈也

右三事李
儒秀說

三衛墜馬

乾道四年正月一日侍衛馬軍帥李舜舉朝退侍立

轡

賜北使茶酒仍從駕詣德壽宮既歸來馬過八盤嶺
困而失轡遂墜地傷腰明日閤門官以謁告狀進呈
孝宗顧而笑曰汝曹欲曉此耶三衙墜馬使與知閤
官失儀一軼蓋謂其不當爾也先是紹興末知閤門
事張掄赴後殿起居由隔門東出道街趨下霜滑失
足頓坐於地在一司專法閤門職主朝覲彈奏臣僚
失儀着本司官則自舉劾掄既放罪

高宗詔以慢道高峻令換作級道於是前後殿諸階
所一切更新

孝宗聖意正憶此事也

張三公作牛

徐求之僕程華典張三公田為錢二十五千約不立
契莫可省庸書人數百之直且謂華曰我與爾素厚
斷不負汝雖無文約何害經三歲張自占為己業一
切租入了無所償華往訪之未抵其居遙見一新家
詢之則張近死此其所葬也嘆曰翁言不負我今死
矣何所復望遂輟行歸卧夢張着皂衣白領巾扣門
曰來共佈田及覺水牛正生一犢毛黑頭白而長售
於人恰得二十五千使說

葉道行法

葉道名法廣建寧人不飲酒茹葷專行三壇五部法

驅邪治病常往來樂平慶元初向衝程氏留使住坟
庵四年三月万全鄉民朱廿一家疫病為行持七日
還退殊以為慊益齋戒禳夢除鳴山神來云朱某家
時疾係吾奉

天勅所行固非妄生災咎探懷出黃紙文書一幅示
之曰此可以為証若救了他家必於君不利明日以
札告弟子鄭純一令寫狀奏天廷鄭以紙札不精惧瀆
上蒼不奉命而去葉年八十矣不勝憤對所事神發
誓言朱某平時奉香火甚謹今其家十口困棘法廣

安得弃而不救當盡力加持願

上聖同賜臨護如朱氏痊安法廣以身代死其甘如
薺實所不悔也不數日朱室平復如初法廣遂死

萬道士

何衝程巡檢招龍虎山副知宮道士萬景川洒掃韓
村墳庵自淳熙至慶元二年凡十餘歲矣冬之夜夢
對案設羊鵝肉各一盤欲箸舉間而思得酒飲蓋平
日所貧者終起念一餅已在前甚用為善未暇濡吻
一青童在傍拱曰知宮食料俱盡此不當吃怒而叱
之童曰有如不信但問誌公和尚景川云和尚何在

如曰只在後面試回首望一僧坐龕中以扣之曰誠知
食其說貪料真个盡了語竟酒肉多失覺而患之未幾
抱病捨庵歸山景川浮梁人也兄亦為道士過見之
託以千錢寄其母仍云明年再到程庵方得展省及
還宮疾益甚自知無生理命道童具紙筆寫書到程
氏字至右謹具呈筆頭忽脫落童拾取裝闌未了川
已殂後三日其姪女年十二歲在家景川魂憑之徧
擇家人告其母曰某於某日死於本宮嘗託哥、附
千錢曾到否母曰既是死如何歸得告曰景川乃方
外人與尋常死者不同欲往即到昨夜抵家時見母

哭

做土地福討稅分由景川心下大不樂打破幾椀又
無帛錢可燒土地殊失望景川今便去如他自做影
堂享祀願則設一分於門外為善母對之笑女蹶然
而甦右二事僧
顯章說

閻大翁

閻大翁者居鄱陽以販鹽致富家資鉅億夫婦皆好
佈施諸寺觀無不沾其惠而獨於安國寺出力尤多
大雄佛殿之成長老道淳謂不可忘所自來命工塑
兩像寘于龕前仍戒直殿童行每供佛羅漢香燈時
奉之如一及其沒也頗亦著靈驗淳熙之末江東第

指

五副將趙士以寓家寺中老乳媪挾其五歲兒入殿
瞻看兒癡不解事奮右手批闔像頗且加唾罵媪亦
莫可誰何是夕初更未盡兒忽得驚風病右五脂拳
縮不能舒呻呌不已若是痛楚不堪忍之狀父母呼
之瞪不應鑿至未敢遽投藥兒俄出聲云告闔翁闔
婆休打我方兒之戲也元不知像之姓氏媪始悟坐
率直童啟龕造龕前焚香獻錢以謝過終歸室兒
頓蘇乃具道晝日之故家人次日製黃幡一合於彼
龕兒就脫然平貼自是守者於香火甚留意焉小陸
說

毛家巷鬼

鄱陽城內昔多葦園曲徑常苦於恠孽而城隍廟下毛家巷尤為寂寥忽有女子貌絕美值夜輒至惑人或疑其為異物也小民陳五年少偉姿遂為所惑每夜負擔過此必盤旋久之若對他人語論譁笑乃去不曾與人言而休幹日以恠忤所親詢之初亦抵諱焉但自覺怯弱不能支頗畏斯害連五日不經從少日因到彼女隨後呼曰五哥汝多日不見莫是被入廝調戲乎陳不應而行女意殊憤拋手中所携衣裳一複與之陳試回視女出示兩手皆生黑毛

陳歸舍未幾而沒土人有毛家巷裡毛手鬼之語由是雖當白晝苟寒陰慘晦莫敢獨行巷中為鳩立一塔以資鎖護後又摧塌折去淳熙中染坊余四與吳廿二者鋪肆相望而余之力薄遣一子投募染工役作中夜姑息常見兩蓬頭小鬼戲舞於巷南及送去則至元塔基上而滅疑為古物之精伺之弗能致外客王承信買得屋兩間於其地僦者言距有水處火於是鑿一井經數日方引缶下汲泉淅々如冰清堂冷潔空坊里之人悉來輦取其汲愈多而泉出無窮迄今為一坊利毛手之說止矣

孫福異禽

紹興丁丑秋鄮陽有異禽接于毛家巷人家屋上其
文則似鳬而啄長其色多黑而間白其足方而高其
目員以赤尾似雞而數散莫知其所從來凝然不動
至於四五日見者無不唾嚙擲之以尾不能及注之
以彈不能中至挽弓發箭射之禽畧無退意方瞋目
搖首引吭張喙若將有所搏擊然但翼欲奮而若不
可舉首足欲移而若有所繫郡人排門入視咨嗟而
已黑中細民孫福一足跛而最好大言及是不勝其
憤語于衆曰必殺之乃腰斧升梯逕造屋脊梯輒几

不穩而蹲其上如與人格闘百衆健賞之還未及磨
頭作勢過當失脚下墜展轉于地妻子扶以歸爲大
叫數聲瞥然而逝孫竟不起

觀音救目疾

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湏次於城下其一
子曰森時、入城從王秀才為學是歲初夏間大水
汎浸邑市羅所居悉墮洪流中畏為淫潦扇灾候王
氏西邊書院暫挈其家寓處一婢曰來喜目障交蔽
久益不見物甫到王氏當夜夢一僧喚曰賀汝有緣
苟不至此終身定成廢疾我故携藥救汝即投以甌

婢喜接而飲之僧曰可無慮也婢便覺目矐矐然初
無所礙遂問僧曰大師是何處僧曰不須問我
住汝家久矣我聞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失其所
之天歎明婢双眸炯然全復其舊衆驚顧爭來咨扣
具所夢言於人羅後以告王秀才脩道於母夫人母
曰是吾家觀音也吾家敬奉之有疑則卜厥應如響
羅呼妻詣佛堂齋戒拜謝到今猶存

夷堅三志辛卷第八十六事

星月之異

紹興壬申夏夜饒士王賁之朱仲宣因出市過坑冶
司前忽見近屋數尺有物如火星又如琉璃胡蘆若
小若大累々不絕更相連絡其色淡青而稍昏緩飛
背入豐泰門上高而復低墜於省倉之皆不能窮其源

有識者曰此應在千里之外當兆兵殄之禍一至七
月而贛兵不執乾道丁亥八月十五夜天陰月昏郡
人劉程二生適主威惠廟灯燭之後來就賁之同觀

還次双牌群小家方釀會一客留二客俟於橋上仰
頭而視一輪如半天闊散而為細星百千萬顆霄漢
間翠碧霞未光粲逼人不可形容留者朵頤失聲不
得一語頃之雲復環合晦昧如初

王氏四足蛇

王賁之家因役群僕負薪過後園柴柵見積薪下蛇
已死四足宛然蛇足之說多矣或云燒地今極熱而
寘活蛇其上則足自出皆悠々之談人固未嘗試也
賁之往視則蛇足翹然突出腹底大異之揮杖挑起
細覘乃正吞蟄未化其腹方脹蟄氣猶未絕故盡力

以踏蛇腹莫或得出布可傷也

社壇犬

乾道三年八月饒學釋奠諸生家在城內者多以當日夜四更往赴祀王賁之至朝天門早从闔尚局聞卒言已請鑰匙于府中便當到小駐頃刻可也遂當坐俄一白衣男子行相近王慮暗中不別識預咳嗽疑聞驚之欲使問有人在彼白衣乃變成一犬轉社壇巷而不見時去以謁闕卒曰渠無夕不出每來偏人及遭逐則奔竄其恠久矣王嗟異而行

韓德高犬

黃壯朔漢人下班祇應韓德高來鄱陽養一黃壯犬高三尺餘日之為黃兒每食則置飼于前睡則使卧于床下主人從外歸犬迎門以手挽其頭且嗅其嗅無穢氣則已稍或犯之則罰不與食凡坐起飲食與人無間一日忽失之至晚但聞牀上如人作聲夫婦趣往視犬從床躍下似將言長鳴數聲拱双足抱頸而死耳

馬保義文談

饒州北上馬保義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拒叔堅寓居與之論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

語以為談助嘗詣王宅趨趨門外望王出廳倉黃趨
入馬望見即謝曰熟不知礼意謂他人情稔熟而失
礼云又問之曰近日曾做造得好否對曰述而不
作言不曾用工也王云此後結果了欲回一兩張對
曰做得中使便當納來何敢望回王笑而遣之去五右
事王貴之說

書廿七

閩中士人王克已居華亭以教學為生淳熙初有宗
室趙通判在烏程約之為館客久未得往因間步到
岳廟遇一婦女緩行綽約明媚一女僕侍小青藍仍

挈偏詣列位再拜焚香畢事而出是日適無他人游
玩王生隨以行可數十步婦人回視曰先輩高姓王
驚喜荅曰克己姓王徐問娘子為誰氏笑而不應俾
視所持扇上有書廿七二字王疑非良家且人無姓
書者未及詳語婦又取香合示之曰欲此物否曰幸
甚既得之婦還前進度一里所入小寺人跡稠雜遂
失所在婦容色端重雖與客反覆酬報畧無蕩心而
王迷念頗切殊往來於方寸不置後數日趙方遣僕
馬持書來迎牘背批廿七日始大嗟異旋至書館每
捧愛香合常寘几間家婢送食至生童處訝其物全

似主母歛時柩中者歸言之趙取驗視信然亟詣王
扣所從得初猶諱匿逮于丹四乃盡述曩日所親問
其服飾狀貌乃其亡妻小寺者最塗處也悲惋嘔泣
趣議舉葬啟殯之次棺側一小竅僅容指云陳子榮說睽車志亦載之

傳子淵虎夢

建昌傳夢泉字子淵陸象山子靜高弟也登科為衡
州教授將終任夢與象山同張欽夫參坐講學忽有
自外呼曰傳子淵汝見大虫也無傳不答其人又曰
汝見一個大虫嚇教你死了一個女言之至于四傳

以其語不根怒不自禁奮起欲搏之乃覺明日以告諸生有誦黠者進曰此殆言夢風從虎得非先生將際遇明主道其興乎女子者陰類凡四言其死陰沴其消亡乎傳曰夢泉之意亦謂是也未几有閩客弄虎者至傳使呈戲于學中俄虎病不能竟其技十日而斃又半月傳盡室苦痢疾四女相繼死悉如所云衡山士人周模時在石鼓書院中親見之于前亦書其賞海棠一事戾

馬訓練

建康武官馬訓練離軍就居遇正旦日鷄鳴而起先

謂影位退坐堂上以須家人展慶忽一客突如自外
來意其輩流再拜致賀不識何人也馬命取酒為之
壽客曰吾家報廷此卷相去甚不遠恰得少家酒何
以奉屈臨顧同享一卮可乎公之家釀之以相候未
晚也馬其開心見誠即隨之出門俄復一客至馬欲
還其人不可挽手與俱莫知所適馬氏訝主人不見
訪諸西數叟云絕早見與駱撥發崔訓練同行徑
由東街去矣馬子尋逐出東城值乱葬岡方恠非好
處且聞駱與崔死已久則抵駱寔傍則馬卧土堆上
昏然沉醉酒氣逼人振之以歸明日問之但云駱撥

發邀我劇飲更不肯住今不能記其所兩鬼皆舊在
軍門聯戰故不忘平生之分不忍置我死地也馬以
歲首入首坑憂之不釋乃安然無他 初陽許明仲縣
尉說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
八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終炷香拜訖徑外偶座
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
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
好虧我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強

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
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和州人周
盛之說

申師孟銀

東陽申師孟以善商販著幹聲于江湖間富氏裴氏
訪求得之相與驩甚付以本錢十萬緡聽其所為居
三年獲息一倍住輸之主家又益三十萬緡凡數歲
老裴死歸臨安吊哭仍還其貲裴子以十分之三與
之得銀二萬兩買舟西上其姊嫁衡州常寧宰文廷
世將依之正汎洞庭風濤掀空舟揖催敗值漁艇在
傍乘載者僅脫死厄風小定暮善泅者二人入水探

索獲一銀篋重不可舉乃賣數觔出復取之驚怖而
起言異物憑据其所若三數白牛目光射人不容輒
近申意為欺我豈非待我去擬自掩之耶更二人以
往所見如前於是語諸人不以多寡能致者中分之
群漁聞而爭赴不啻數百輩即之空：牛亦無見矣
申歎曰吾命分如是夫復奚亡但携見存者至衡留
數年耗費略盡漂轉^桂林老病交攻至于行乞盖方一
行商時必有獲譴于幽明之中者

橫州婆、廟

橫州城外有叢祠目為婆、廟不知何神也土人頗

嚴奉之淳熙初隣郡雷州太守舟過城下群妓迎謁
小憇廟中以須其至繼步廊廡間一妓儂浮者指一
土偶謂同列曰尔可嫁他此妓復指一卒云尔却嫁
彼妓拍手嬉笑曰有何不可正恐無媒人耳樂營將
在傍曰我為作媒衆大笑而出不兩月七妓相繼病
瘴死營將亦然橫之花籍于是一空

王仲隨
叅議說

臨安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
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上子由既預貢闈正奏
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軋然起震動樓居景祥呼僕起

使移置寵篋於隱處防雨且至僕曰未雨先雷不須
起也祥不謂然仰視簷前星斗明煥而雷怒不已祥
語子由曰雷威氣燄可畏如此豈非欲擊樓中之人
乎吾自揣父子平生無已過惡天必洞鑒遂掩戶而
坐天且曉下楼揖主人邸衆皆駭佈問曰樓頭昨夕
無事乎曰無之衆曰然則雷聲何謂環樓而不去也
是夕復尔邸客多有從避它舍凡五夜乃息未几子
由廷對為第一人始悟其魁兆先見者景祥得官調
永州祁陽主簿

湘潭雷祖

慶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貴郊郭間無不艱食湘潭境
內有昌山周四十里中多篠蕩環而居者千室尋
常於行取給焉或搗為紙或售其骨或作簞或造鞋
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歲連山之竹皆
開花花謝而結實如麥粒而長人以長篙擊竹抄取
米治之如稻谷每石可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
以粳米十之一沃以湯其香全與粳等民賴以濟至
販糶於縣市遠近百里皆競取之穀價為平有負米
而歸者云昌山元有廟曰雷祖欲得米者先謁神盡
敬則不可勞而薄獲然加慢戲者正得亦不多父老

言家藏連隆二年上世祖閔分析田產其中云某處
莊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之矣
進士黃中具其事上臺府求賜雷祖廟額不報事右七
得之衡山
周漢卿說

易官人及第

淳熙五年道州得解免舉士人偕赴省試同寓臨安
一邸試罷以路遠不可即歸悉留舊舍以待得失逆
族主人夜夢報榜人至云此店有易官人及第明日
以告群士長沙及旁郡固多易姓者而是時獨無忝
陵義大初歷數諸人用易經應詔者惟已一人耳私

切自喜果登科義字冲遠仕歷衡山宰今通判涪州
善為文詞有聲于湘桂間此姓它處未之見今義帝
後乎 張榮之說

唐氏雷硯

鄱城唐氏食肆淳熙末年遭雷火取秤之異壬志書
之矣是時已再經此惱茲又得第三事自折秤之復
三日震響復集其家唐媪見一神着朱衣騎鯉魚進
自窓隙厲聲呼唐婆教四媪振恐縮顫幾不能立僅
應之曰在此神人云我向來遺下雷硯一隻可將還
我媪畧不曉所戒漫曰好仍再三叮嚀言候尋得千

萬見還不要忘却媼聽之甚審其語音只如平常而家人十輩皆夏之間於是復跨鯉從元處出媼未敢啟言明旦詹叟啟門見戶限內有紫石一小塊光瑩可愛拈以示媼媼方說昨夕事而秘索硯一節曰無別非世間物當謹藏之不凝瘳汙密懷石并買紙錢之屬欲往訪有雷部神像虔茫不知其方或導之至永寧寺戒壇院正觀厥像有朱衣跨鯉魚者儼然是焉遂置石於案拜而焚楮者烟未收石已失所在乃知所謂硯者此也鯉為龍類疑其所乘蓋龍云神明去人不遠其信矣哉

雍大明說

岳州河泊

岳洞州西南枕洞庭巨浸而並城十里間別派河泊甚衆宗室子某僕買大丰而擅其利魚鮪之人不貸慶元二年冬一子因臨督之次墜水中死與趙善者勸之曰君家俸入不薄且自有田疇而歲々暴殄天物與漁人爭利茲豈非神祇示驚欲君止其業乎趙雖悲痛苦切然殊不悛改三年冬正施網罟忽得一尸尚未全腐敗眉目可識乃認為亡子于是撫膺大慟收拾歛葬遂讖罷其役不欲傳名字云

畢怪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九十事

桃源亮盜

紹熙五年五月秉義郎靖州東路巡檢宋正國任滿
顧桃源縣舡戶客舟東歸次濮陽白湖一家十二口
皆為盜所害慘毒冤痛之狀聞者傷惋弗平往來者
多知之莫敢言主上登極輒赦下事未舉竟而迹已
彰露罪人以為罪應除故不復經意吳興俞子清少
卿徵來為府倅統到即云盜所居在吾境奈何容其
漏網不問密諭巡邏官屬峻行緝逐居亡何得號和

采文彥彰世亮三輩因于司理院禁訊經年贓證明
反白惟渠魁程亮六就捕雖執其妻子反元有心激發
造意者曰龔政并知分財蔽匿者周彥程竊張彥清
號誠而亮竟不出俞卿先吳奏未報范子由特刑獄
使者節以慶元元年七月交印舟過白湖躬加物色
龍為憤恨亟捐錢五百千堆塚臺門上誘募告者理
院吏鞠亮妻子頗知所在陰慮勘正之後賞金未必
入手或凶人脫去翻為怨仇不肯誦說乃是始遣親
黨往澧州管下李子山搜探窟穴亮果成擒事未報
前一夕范公夢人來告曰已捉到城亮正身不覺喜

躍奮手觸到護首屏風家人未睡方熄治女工驚栗
未定堂門俄自開闔作聲范起叱之曰如是鬼神盍
更為之已又知故盡室憂有奇變急就寢是日獄吏
目見紅裳女子立于群盜之側乃朱女正及嫁而受
禍者明旦范夙興坐堂上一老兵喘汗而至白云得
賊正如夢覩又明日縛亮到庭下不待荷踪立目吐
伏即盡給五百千與獄吏益以銀綵之費復百千便
知激勸且原其不告之罪感嘆情狀貫通幽明僚案
仍持常說謂怨省部致疑責言赦前事范引
大祖受禪後周顯德中自姓范義超殺一家十二口

事發有司以為前朝所犯既多歷歲年特肯弗宥其
教正同因舉楊俞卿政績紹亮以下四凶皆從大戮
餘亦等第科斷俞先減年勞績擢湖南提刑華文閣
入初建范首寓直施召八為太常少卿時二年九月也

予由錄
示本末

趙喜奴

旅醫盧生以術行信慶元二年抵邵武泰寧境其地
名白塔村時已黃昏不達舍館踰曉之次值小茅屋
亟就之雖畧有燈火而無人出應盧呼問此為誰家
一麗女方出曰我乃趙喜奴也即求寄宿荅曰此不

了

是道店又無男子尋常不曾着人歌令既不可前進
理酒相容盧欣然而留且悅其色態頓生慕想既濯
足僭僕往西房下榻妄念之深三更不交睫忽有擊
門者驚問之則云喜奴至振衣延接女曰恰來一見
便知所懷緣傍人注目不敢輒邀喚今已夜半能過
我啜茶乎盧大喜滿望使僕守舍隨入坐于堂女言
我自上床後更睡不着願共一席之款少償夙契真
非偶然盧遜謝不已從容頗久別有了鬢從後出笑
云何用閑談將虛度可憐宵誠為可惜喜奴起白曰
合備酒散為礼值夜不能姑相與綢繆徐當卜盡語

訖携手同歸極風流嫺雅之適洽困迨曉僕開張不見主人出尋之回視已所寢正在五道小廟側草路之上廬昏坐廟裡如醕酖狀僕探菓筍餌以蕪合香丸如覺蘇醒乃登塗

蕭氏九姐

弋陽稅戶易生以門族有仕者故冒稱承務好觀星象慶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饒城詣卜士徐謙咨論歷法謙固精于此技謂之曰自既望以來日月皆失度易扣其說曰大暑之後未至立秋日長五十七刻有餘夜總四十三刻今乃短于秋分此兩曜皆行遲以

技

疑客是短促易曰客吾暮夜細審明當再至及旦復來云
日出郊一間漸向南道其失度分明遂辭歸邑遇夜
遠適百步外露立郊坡仰覲不息約半月許忽值一
美女披碧綠之衣前称萬福易逡巡疑佈莫使所為
女自言為蕭氏九姐素亦有此好敬乞指迷易謝以
不能且三鼓始揖而退由是連旬日必至易矯首霄
漢拊掌大笑易曰何為見哂女曰汝到此鄱陽見誰
易不肯言窮語再三皆然女曰汝與徐謙山人所說
何為昧我易曰尔安從知之曰特以意揣之耳易曰
然則娘子於斯道不淺矣女引娣已能指九州災異

以對仍言不歆說盡恐或泄與徐謙其人得知定寫呈洪內翰編入夷堅之書非吾志也易曰言及以此娘子豈非精灵耶女却顧失笑化成綠毛龜躍入前池水而沒

趙珪責妻

鄱醫趙珪者人稱為趙三郎中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緒餘後居城中雖操術不高亦頗自足慶元元年四月病死二年正月妻成氏謀改適人夢其來責使侯釋服乃可至三年春就納坑冶司魏客將又明年六月復夢之云我存日有財產及居屋兩間儘可贍

給而必欲歸他人既已如此何得下交胥吏我平時
交游士大夫間視此輩為奴僕汝今自鄙薄以相玷
辱且彼既娶汝為正室却又竊奸我婢情理不可容
我下祈于陰君用四十九日為期定戕其命成氏驚
覺不敢與魏言但密告鄰媼所善者魏果以一月後
染疾七月中身亡其居室內嘗聞趙魏二鬼中夜相
擊遂成氏恐懼呼婢燭火照索寂無影嚮至今尚然
耳

費氏父子

蘄州民費翁家業頗裕生二子長曰小二季曰小三

長者事親極孝遂曰辛苦經營纖微收拾悉以供父母之養季殊不然方七歲見父如讐未嘗見面語話至慶元元年有十九歲矣其年三月盜錢用數十千賭博仍指市垆買力宣言起悖逆之意或報其父父奔避于投子山寺相去五里有趙氏菴老僧宗顯住役坐禪元不知其至忽遣持史邀相見逆子蹤跡踵至使入別室攔住然後謂翁曰是昔宿世因緣非解釋不可汝是前生亳州鍾五曾救接貧人韓二及其亡也復振贍其妻子今汝長男是也故孜孜甘旨以報舊恩季子前生為小利行童奸犯汝妻既赴執獄

利

治罪又囑吏級殞殺之故亦懷恨不置當為汝解之
翁拜謝宗顯旋呼季諭使來疾下即驩然作礼願充
弟子之列顯命費翁還家傾售所蓄得錢四百千顯
段謀為辦余直買祠部牒至九月度季為僧立法名淨才
踰月顯坐去

高氏影堂

鄱陽柴步龍安寺元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
寺輪撥童行分賤香火紹熙三年當安淨者主之慕
悅豐像因起淫泆之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灵不惜
垂訪如是累旬一日黃昏後遇婦人身披素衣立于

佛殿角顧之曰亦識我乎安淨曰不識也敢問為誰氏婦曰無用見語我今宵錯到此尚無投迹之地淨曰茲不難辨正恐不如意耳婦曰但得粗容一身更何所擇淨即邀詣其室請暫寓止婦曰既占汝床汝却宿何處曰不敢言是時房內無燈遂相與同寢聞交五更鍾聲遽起約今晚再會及往半月淨頗疑其所從來且未嘗分明覩厥狀一夕至差晚適明燈在傍婦問何故有燈曰方書寫看經文疏了婦使去之淨始得熟視全與高氏像同樣既滅乃扣鄉里姓氏不肯荅淨曰豈非高孺人乎婦曰何必苦々相問我乎

生本端潔之人緣汝祈祝不已故尔犯戒今既相認得誼難復來料因緣只合如此郎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焦氏見胡一姊

饒民妻焦氏慶元三年正月在本家中庭值婦人遮道而立驚叱之婦進揖焦曰汝是何者夜入我門不荅而退逐之入柴房而絕迹自是數見之經月餘焦固問根源曰汝如不肯說出便請天心法師驅囚赴岳下治罪矣始顰蹙言故為張大夫妾只在鄰屋居為其妻凌逼不容存活遂自縊于此冝中至今未得

託化所以累久現形覲望娘子慈悲與少善緣使之
姓脫去焦曰然則要知性氏方可致力乃云胡一姊也
焦曰侯到中元節永寧寺塔院建水陸大齋當為設
位薦拔切不可再出頭露面悌懾老弱即額首而沒
及期焦償前約至十八夜夢婦人歛袂而前再拜曰
妾蒙大恩已獲超升特來辭謝從此寂然

郭二還魂

慶元二年九月池州人郭二在中庭因坐假寐夢曠
野中兩人引行深入荒草漸抵大官局金鋪朱戶赫
然高明至殿階下拱立一王者戴魚尾冠盛服正坐

命押過別所即從元路出到一處見貧悴者白布衫
少輩可万人爭前索命郭云我平生與你不相識且
非屠兒何由貧命如此之衆旁有牛頭王曰汝知之
乎此皆蛤蜊化身也緣平昔好吃它今在陰府等候
郭無以答牛王領次油鍋側獨徑闊丈餘煎油滾沸
牛王舉叉攪撥仍擊鍋脣其聲如磬郭隨念阿彌陀
佛一千聲白衫者悉化黃雀飛去牛王問郭亦認得
我乎對以不識曰吾本是汝家猫兒在生之時見汝
逐日敲磬稱誦佛名所以擊鍋者將起發汝素心今
脫此厄甚善甚善遂還之先殿下王與相對揖招之

履貧

升階辭不敢再招始上命坐吸茶王曰汝應不復記
我我只是西門王一六郎冥司錄我忠孝正直理平
無誦曲不好他人財物不尊富人不忽貧人不害生
物前三年身後得作初江王一紀汝茲者之來專以
蛤蜊故由一念之善可得反生喚二童子導出中途
見小屋宇欲暫窺省童不從守門兩人曰放入不做
遂入其中鐵扭械絝係者數百計各叫痛苦暨出門
外見鉄枷一具無穿孔一小榜貼云候采石胡承務
到自行磨開郭至缺牆邊童子推過之遂覺已就歛
七日矣因大省悟弃妻室作道人雲遊它日由采石

背詢胡生者正發皆疽涉旬而死

香屯女子

德興香屯人陳百四百五同時雙生二親俱亡兄弟同居未娶紹熙四年六月弟納涼門首女子不告而入追問之荅言恰與丈夫忿爭索要分離故竄身到此地尋常著意聲色見之甚喜即位令就宿女亦喜是夕共寢而兄不知五更後告去曰吾夫一夜必相尋覓當往探其所為明晚却再至弟叮嚀使勿泄約如期果來復記故牒云綢繆一月疴忤之極迫於伏枕兄以為感疾招張法師治療張蓋能醫又上於法

錄視其脉曰渠本非有病崇惑在心馴以至此可令
夜遇于法院當與荷水服之君却執一符在手而宿
弟榻待異物至痛批其頰精魅之形狀徑可立驗陳
盡如所戒角二鼓一女着黃衣衫繫黃裙直造室內
脫解於椅上裸而前近枕畔欲卧兄引手扣之叫呼
而出聲如嬰孩即時不見視椅上衣皆虎皮耳右八
事徐
說譙

熊邦俊病狀

郡醫熊邦俊年三十八歲時以淳熙十六年五月三
日得熱疾其父彥誠老矣招一同事視之切脉微細

投以桂附之藥疾勢頓增發狂煩躁至于十手爪皆
剥脫別易一鑿以為熱毒纏貫心絡用涼劑蕩滌方
以消甦纔半日許因啜粥熱復作索紙筆作詩數篇
亦諸合音韻可讀俄擲筆面壁若覩異境覺有甲馬
兵卒無數戰慄不自持云擬見捉往舟中行打欲走
歸閃避又不得動父倩兩健夫按往其身甫小定俄
唱誦經呪歌詠樂章凡詩篇章歌俱非昔所解晚始
驗崇憑附延龍法師攝治授以法印使執掌中而縛
其手已方豁然凡半月乃愈

邦俊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十四事

曾三失子

慶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鄱陽懷仁鄉農民曾三來城下問卜於術者胡九齡卦成胡曰兆象不佳必有
人口災殃并妖異不祥之應曾曰吾有男子名五哥
年十五歲矣每日牧牛於野就外吃飯前十日之晚
只則半歸吾兒不至窮人力訪尋查不可得又無深
林湖池或致迷溺問同牧諸童皆言見其獨入一小
廟以謂如廁不知何為不反回偏索廟內茫死人跡
蹤他日同牧者多覩其在廟游行昨日正午鄉人擔

大糞亦見之然到今未能得其所在為之奈何湖曰
已落空亡恐無由可見曾哭而歸今經兩月不能料
終竟如何也

鬼殺高二

饒州城內德化橋民高屠世以售風藥為業手執叉
釣牽一黑漆木猪以自標記故得屠之名至高二者
好往双港彼處酒價賤率以醉歸紹熙五年歲除日
就
回塗差晚反抵蠟洲門夜近二更局鑰已竟默扉莫
應回就相對居人覓火或聞外間有叫救人者相率
出視見高仆地上亟取湯扶灌則氣絕矣頭面服腹

一切青黑蓋死于鬼手也至三更蟬門守卒聽坎下
往來頗多云只取高二一人守卒遽熄視了無影跡
於是驗為鬼物不疑高妻用元正昇尸以葬

汪十四龜

鄱陽漁人汪十四以慶元四年二月三日得一龜甚
巨用大釣竿秤挂于戶挂至深夜汪與妻王氏皆聞
人聲哀叫云念我腹有子放此一命得乎汪殊未之
信點火出照知為龜語小人會數千之利堅不肯听
遂再就睡王氏亦夢人來告云教丈夫放我自別有
報謝苟為不然七日内必取汝王寤以告汪又不許

王才腹孕臨月明日竟解龜其腹細邱百計纏結充塞即擔負出市售錢以歸後三日王誕一男宛如龜狀財滿三日母子俱死

李天祐

術士李天祐饒州石門人常時游行它郡不遠千里淳熙十五年十月到吉州館于僚下劉公店樓上每日一出所得不能給旅費夜起歎息忽若鼙畔呼李先生者云此間不可住前回九月內庠陵縣市心一客亦姓李係辛酉生只一宿于斯便遭魔死天祐聞之懼然夜已深不遑移動但應曰感君子愛我明當

作謝為之燭燈終夕坐而待旦才盥洗畢扣鄰房訪
其人乃下鎖不曾啟初無人宿徑下店面招劉公吃
茶說所見曰必定是鬼劉赧然有愧色曰不敢上昧
去年八月福州卜者章彬在彼房病亡適語鄉人林
三客作證免得申官天祐即負篋辭出詢市心人所
謂辛酉李生者果如其言從舍之後占術盛行一住
三歲乃還家

甯客陸青

淳熙十六年贛州甯客商販往荆南回經漢川路到
鄂渚地名楊太菜店前過蒹林畔一人從內持捧走

出痛毆之死曳入葦叢而掠其資貨既去十數步復
反顧遂為冤魄所著行凶之事已隔六年其賊曰陸
單青鄂州後單寨兵也主漢陽門下般運木植忽變賴
人語音發狂亂與人鬪久之乃曰我是小客竄三十
於漢川路上被陸青打殺刼取隨身物去一時受苦
逐認他不得緣不合回頭因得隨遂今須先還我命却
詣陰府照糾部轄將校怪之招郡下張道士用正法
行持又作陸青言詞乞法師勸和甯客候青無常到
時一徑索命鬼聽許曰且將我歸爾家早晚香火時
節為供却如汝所言是日青之妻子偕將校悉見之

校

青蒿然仆地無睡良久既寤自狀其過諸人戒使勿背鬼約青謹從之明年子病翻賴鬼力來報仍為宛轉襁却病遂以安至今尚然不保其終也

右五事皆胡九齡說

池口鎮牛

池州池口鎮皆諸軍分屯列營前軍寨据黃龍岡作窑燒裂磚瓦蔡牛兩頭以供路坏之用淳熙十六年三月一牛拽斷索狂走守兵覺而逐之其行甚疾不容措手遂穿中教場出郭西門經過担負者盡遭撞倒直至信德府後軍西寨愈掣怒肆力小將范武翼妻趙安人偶出逢之急奔道左樹下閃避不徹牛低

頭奮角低其腹腸胃逆流即時死牛齧草于尸側凝立不動守兵率數輩來始能追攝牽歸元處將行痛箠牛吼一聲奄赴地死見者以為宿業相值無可柰何草帥但杖守兵而給錢付范將斂葬

李三夫妻猪

臨安赤山居民李山屠家也紹熙元年養一猪甚肥脂與妻議欲越冬至前宰殺充應人等家時節使用比日常日可贏得千百錢妻以為然迨夜各就睡夢猪來作人言汝告曰謝主人喂飼一年豈不知恩身是畜獸於刀机屠割正是本分才中無一可逃知有

宅殺之期擬乞展向冬後三日使了也生業償債便可
托生千万垂意丁寧再三乃拜而出李驚覺告其妻
妻曰春夢秋屁何足為憑不及時做一場經紀更何
所待語畢復寢竟以其日烹鬻人爭買由頃刻而盡
過節第一日妻忽傷風頭痛據困卧于牀膳飲不能
入口其夜夢前猪執狀來云我告汝夫妻只要延三
日命了得我業報堅不相從已經閻羅王處押狀直
寤要取汝二人入冥照對如今便請行蹶然而寢僅能
說與夫而沉綿愈甚明日李三亦病同時而死

濱說

左右二
事劉

周子瑤池仙

安仁崇義鄉老儒周德材以文學著聲里社多為人師嘗首冠鄉書晚年就恩仕亦不遂始有一子甫十歲穎歲預脫強記甚過絕人一日求觀三國志父嗤其躁以等不肯與翊日再請乃取以付之旬日即此歸父問小子頗能記者否子曰盡在兒胷中矣漫摘數語試之琅然成誦几十餘通不差一字父始嗟異之將使應童子科授以諸經不候訓迪過目輒覆本如流經三歲忽暴亡其母慟哭拊牀於蓆席下見其手書樂府半闕佳憶末句云瑤池仙伴應訝我歸來晚識者

疑為謫仙

蓬萊紫霞真人

餘于冕山士人陳氏子文叔少習儒業從里人許子
推受迎致箕神之術詎奇謫怪殊駭所聞凡來求文
詞者落紙輒千言筆不停綴所談皆出人意表淳熙
戊戌有曹延者乞詩延賦性淳朴立書二人凡字云
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守意識識破鳶飛魚躍
事自知万物不離誠語脉暗合其旨它所作盡然神
而自稱蓬萊紫霞真人是後靈驗日著好事者為之
大啟醮筵以奉之且能驅邪治病每書牒必須黃紙

章奏已焚香復能致其真墨色視初畧不少變一夕
憑人言曰吾本漢謀臣曲逆侯陳平緣常用兵家奇
計謫墮世塵千年今期限已滿當還仙界吾從此逝
明日不復來矣諸君珍重愴恨而別自是聲滅迹絕
陳子仍為儒云

程慧新

永樂平梅浦胡達原以淳熙拾年於家所建永陸大齋
三日臨罷之夕有執事者果緣院行童程慧新監佛
前供佛仍就用薦土地疏包裹將以遺母其家去胡
氏一里許是夜程母夢二鬼卒持鉄叉釵厥子入火
鑊烹之又二鼠啣其耳遂驚覺程正扣門以齋饌至
母欲與說所夢猶未忍忽大呌仆仆地兩齒墜落竟
尔不起先是寫疏者已檢校神位各置一通於座初
無漏缺及收拾焚化之際獨無土地疏即焚香禱曰
謝過人謂速報警衆一何昭昭如此右三事
今模說

王節妻裴

龍游王節自少學卜筮長而盤游它方淳熙十六年
到潭州益陽滴何郎彭生亦挾術至妻裴氏偕行六
月彭死店主入張三哀裴之無歸為平章嫁節節時
二十九歲裴二十五歲年時相當甚為愜意復漂轉
售技紹熙二年抵袁州四年次鄂州兩處各生一子
還過洞庭湖有巴陵人劉一節者能知人未來事俗
稱為活神道見云汝妻非人乃三世之鬼先在永
州東關惑殺蔡氏兒繼在桂府化為散藥惑殺楊十
二郎其三則彭六也既奪三人精氣養尸成人它日

汝定喪命節不之信裴已聞之反責節無義遂依然
共處明年至斬之已河值雲水道人見裴曰此三世
鬼精何得在是節怒其言搗搜欲行打道人曰不須
尔吾今召天將使汝之知裴立于側村掌大突騰空
而滅

湖口廟土地

鄱陽莫岡民黃廿七作小商賈紹熙元年到景德鎮
販陶器過湖口往岳廟燒香遇老人白欄角帶從中
而出黃驚顧揖之認其狀貌全類故父時父亡已七
年前白曰翁翁得非吾父乎老人曰汝為誰對曰姓

黃名興行第十七老人曰真我子也黃泣而跽請曰
爹下世七載何由在斯曰為我平日善緣頗多遂乘
功力得做此間土地汝宜速回但行方便黃曰願捨
弃浮財休離骨肉日夕陪侍爹所語未了一黃衣力
士出叱之曰尔庸凡之流詎可輒廁神列黃陳而下
拜訖訖仰視土地力士俱不見矣

陳小八子債

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致溫裕只一子不肖常
盜用錢且悖害父母父母亦患之乾道九年、二十
八歲病傷寒困卧二親不惟不悉力醫救翻飼以合

子

忌食物竟死焉五日後見形于室青父曰我一命又被你弄了今兩次壞我矣報怨會有自父雖怪之不能曉所謂弄訖至其墓前一老僧不知從何來與之言汝子前生是一富人被汝竊他財本至盡故來為子以取之未足而死尚欠二千余貫今已在邵州徐家復作男子陳訝其語荒唐固不之信迨慶元三年正月陳賣金銀往邵陽買隔卜織館于柯氏店店內一僕曰徐四見之喜甚服事之勤固于主人陳亦與相親問其年曰二十五歲矣日是稔熟無間令守宿房中二月九日陳夢向所亡子展拜若辭訣狀悸而寤

旦起不見僕而牀南一壁倒試檢視行篋失銀一筭
幾千兩遂投柯生柯曰夜來正遭此候毒未能捕緝
陳默思其姓氏年紀總合老僧所云始悟宿負置不
復言因是空貧不克北歸至行乞於邵城今尚存

蕭大師

饒州南岸漁人周八有一妻一子漁釣於鄱江紹熙
二年二月八日黃昏後泊舟登岸伺歸到荻林遇雨
人叫云周八且往大師請汝周曰何處大師曰蕭大
師也曰我從來不識他其人曰莫問識與不識但隨
我去當有所獲勉從之進步到一衙庭入其門見一

尼姑自內出相揖云我兄弟待汝夫妻久且澡浴換
衣別來相見須臾兩青童各引入浴堂香湯撲鼻既
畢使周著皂袍妻著紅大袖衫帔小兒黃背子導詣
一室所上鋪設華筵有勇士長七八尺青巾黃衣揖
就坐不交一言三更後數女妓執樂持勸盃至歌唱
侑酒周飲未竟念平生未嘗得此戰恐不自支杯墜
手即破勇士曰好勸汝酒那敢如是連叱之其聲如
雷仍推擁仆階下少焉如睡醒身元在荻林下喚尋
妻子寂兄所之明日徧告群漁共為訪覓上下十數
里間竟不可見七日後周患傷寒而死

右四事
徐謙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十

此三志之辛卷也舊時鈔本
以之充補之辛故仍之復為